

新写实

木耳的传说与现实
版的木耳传奇

海拔474米的高寒山区小镇适合种什么？这个疑问，从崔成来到镇上，便开始盘桓在他心里了。可这个问题实在不难回答，随便问个当地的孩子，都能脱口而出：木耳！

是的，这个问题似乎无须思考。1980年，崔成28岁被分到镇上工作，他就笃定这个答案。从农机技术员到镇长，整整过去16年，木耳却还只是种在了他的心里，并且越长越多，让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闲暇时，他的眼前总会浮现一幅神奇的画面：一片木耳的海洋，一簇一簇的小木耳们聚拢在一起，像极了大朵大朵的牡丹花。它们在蓝天下、在大地上尽情地绽放，那画面既美丽又壮观，让他心潮澎湃烦恼全消。头脑中只剩下这片浩瀚的木耳海洋。是的，致富的答案就是木耳！

这种感觉有些奇妙，脱梦而出般逼真。他想，也许是被太多木耳传说浸染的小镇，已有了特殊的灵气，他才会如此沉迷。曾有传说，因木耳的形状与人类的耳朵相似，所以木耳又被认为是聪明机智的象征，在古时被视为神物。小镇的山间，有着如此优越的无污染绿色的食用菌生态带，这该是上天的恩赐吧！那幅常常浮现在眼前的画面，说不定就是未来的现实呢！他强烈地预感到，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。

这个小镇名叫黄松甸，归蛟河所辖。一听镇名，便知与大山和森林相关。没错，小镇地处吉林长白山脉，林木资源相当丰富，放眼山上，柞树、桦树、杨树、水曲柳、榆树、红松等树木郁郁葱葱，黄花松更是随处可见。不但森林茂密，还有两条水质清冽的河水围绕，河水流经间又产生了许多沼泽形成的大甸子，于是黄松甸之名也如脱口而出般，叫得名副其实。

山上树木长得好，风景更是秀丽宜人，可耕地用的那片山坡却长不出好庄稼，而且面积还少。不光地少、土壤条件差，而且无霜期短，因为所处地势高，海拔也高，导致气候格外寒冷，一年365天中仅有100至105天的无霜期。受气候限制，这里只能种些早熟品种，产量可想而知。

崔成来到镇上，便有些疑惑，不是说黄松甸盛产木耳和灵芝吗？他虽然不是黄松甸人，可关于黄松甸木耳和灵芝的传说，他却听得太多了。二十多年来，虽然大家都在细心地捕捉着各类致富信息，尝试着种过甜菜、旱烟、黑豆果等，可都以失败告终。每一次尝试和失败，都让崔成更加坚定唯有种木耳才行得通。因为黄松甸的山山水水和独特的冷资源，对菌类作物来说，简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既然答案如此肯定，为何还在一次次疑问？只因木耳仍属于山林，仍在传说里和人们若即若离。对崔成来说，这个疑问已演变成了一个引子，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。他心中的木耳仍在林中的朽木上，重叠成瓦地俏皮着，引着百姓们费尽心力地上山去采它，然后又费尽心力地坐上火车去城里卖了赚点外快。要说木耳的确是值钱的稀罕物，它可是“山珍海味”里的山珍啊！《本草纲目》中早就记载，木耳可食、可药、可补。

种木耳这种神奇的小东西和种粮不同，它任性得很，长多长少、长好长坏，完全取决于天意。人们找不到驾驭它的方法，只能任由它在山中的林木上自由地生长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木耳成了黄松甸人的一个心结。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片山水中，生活在这么多木耳的传说中，却尴尬着无能为力。种粮不成是因为气候，种木耳不成，是因为没有技术。

其实多年来，黄松甸人也一直在尝试着种木耳。只是木耳难种，第一关就是菌种的问题。木耳的菌种，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才被上海食用菌研究所提取出来。早年没有菌种时，老百姓们只好把山上采来的野生木耳捣碎了，直接当菌种。他们先在朽木段上用木杆戳出一个一个小眼儿，然后把捣碎的木耳兑上水塞进木杆眼儿里，接下来是观察和等待，看能不能出耳。如果在出耳时，木耳被其他菌感染霉变，那就意味着此次种植宣告失败。种木耳的第一关就充满变数，往下接二连三的步骤同样如此，一个闪失就会全盘皆输。即使顺利出耳，但出耳时间不定、质量不定，同时产量极低。

崔成深知种木耳之难，但他并不气馁，他坚信，占有如此优越的食用菌生长环境，只要有技术，有专家指点迷津，定能突破和成功。可去哪儿能找到好专家呢？这些年里他也没少各处跑各处学习经验，比如，听说辽宁朝阳食用菌研究所发明了塑料袋种植木耳技术，从根本上改变了依靠木材生产木耳的历史，让木耳栽培从林区走向了田地，他就兴奋极了，立刻去了朝阳考察，并把发明者也带到了黄松甸做指导。但有些具体问题颇为复杂，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。他只能一边尝试一边继续寻找相关专家，木耳仍种得磕磕绊绊难有起色。

有一天他突然发奇想，干脆在公路边上竖块牌子当梧桐树，看能不能招来懂技术的金凤凰。他

耳花绽放

□文欢



祈禱能找到专家，帮他实现黄松甸的木耳理想。

没想到，这块牌子竟真的引来一只光彩夺目的金凤凰——中国食用菌领域泰斗级人物、时任吉林农业大学校长的李玉。在出差途中，李玉被牌子上的字吸引，来到了黄松甸。

那块牌子立在302国道边，是用一大块木质坚硬的柞木做的，上面的字很大，看起来非常有力量：中国木耳生产最大的乡镇——黄松甸。

看到牌子上的字，李玉不禁爽朗地笑了，他被牌子的口气之大和勇气之大所打动，要知道这种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，算是相当前卫大胆的。

李玉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，崔成惊喜万分、难以置信地迎来了心中的“神仙”。因为他曾去长春拜访过李玉几次，可是李玉太忙，除了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，每年的四月份便开始要外出采集标本，连家人见他都要提前“预约”。李玉外出，搜集菌物的标本和野外考察是常态工作，并且去的地方还都是人迹罕至。

看着眼前50多岁平易近人的李玉，崔成有些哽咽。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！李玉拍了拍他，亲切地说：“木耳不好种，我们在实验室里天天做研究，就是为了能应用到实际的种植里。”

崔成咧嘴乐了：“您来，我们就有救了！”而黄松甸的自然条件也同样让李玉惊喜。他一直对学生倡导，不要只在黑板上种地、在实验室里种地，要到生产实践中去。黄松甸何其幸也，它成为李玉最早产业化推广的地方。

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，双向奔赴。李玉与黄松甸的邂逅，注定将在未来的岁月中，成为美好记载。直至今日，李玉依然说黄松甸是他的“长子”。他对黄松甸的感情格外深厚，因为这是他将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推向实战演练的第一个主战场。

新时代的木耳革命
星火燎原

在黄松甸的摩天岭示范基地里，老百姓们在李玉的带领下，真的把树上的木耳挪到了大地上。眼看着袋装木耳一朵朵绽放，他们惊喜地称，李玉是带领他们在地上捡钢镱的财神爷！李玉把正在潜心研究的“黑木耳全日光间歇雾栽培”“微孔出耳”等几项关键技术，都投入到了黄松甸中。这些技术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超前的。黄松甸的百姓们，也几乎都投入到木耳种植中。

李玉为这种双赢倍感欣慰，这是农民和科学家、实践与理论的双赢。比如研究“微孔出耳”的微孔，就是结合了农民的实践经验才获得成功的。曾经的V型口和其他型口出的木耳，与“微孔”的出耳差别很大，这种微孔长出的木耳就是后来黄松甸著名的“小碗木耳”。这种木耳不但外形小巧好看，还因黄松甸昼夜温差大生长缓慢，所以胶质含量多，形成了独特的口感。

有这样的领头人，黄松甸的木耳产业迅猛发展，农民的收入开始翻番，崔成心中的那幅木耳蓝图终于实现。当他看见昔日荒凉的大甸子上，如今摆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千万袋木耳时，那一刻他热泪盈眶。

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和一些相关数据，来展示一下黄松甸耀眼的成绩单吧——

2004年，中国菌物学会副理事长罗昌为黄松甸题词：中国木耳第一镇。崔成当年立的那个牌子终于名正言顺，让全镇人感慨不已。同时在这一年，黄松甸食用菌批发市场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。批发市场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，是为了解决木耳销售而建。

2012年时，李玉欣慰地说：“下一个十年，这是黄松甸从食用菌大镇变成强镇的时候了。”

果然如此！黄松甸就此，已蜕变成了一个走在食用菌产业前沿的令人瞩目的强镇。

李玉见证了黄松甸的变化——从家庭作坊式生产到规模化现代化；而黄松甸也同样见证了李玉的变化——近三十年来在事业轨道中折射出不平凡的流光溢彩。两者熠熠闪光，交相辉映！

2009年，李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这也是我国食用菌领域唯一的一位工程院院士。

伴随着黄松甸由贫困镇转变为木耳产业强镇，李玉带领他的团队，继续开启全国40多个贫困地区的扶贫之旅。如今，他在全国已建立了31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，帮扶了800多个村。

李玉院士生于1944年，已是近八旬的老人了，但他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，依旧睿智、幽默而严谨，从不懈怠。这让团队中的学生们既钦佩又感动，他们从李玉身上，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热爱工作！

2015年，脱贫攻坚战正式启动，李玉立刻意识到，这将是小小的食用菌发挥巨大作用的最好契机。因为食用菌的优势实在太突出了，他早就总结出了食用菌“五不争”的特点，即不与人工争粮、不与粮争地、不与地争肥、不与农争食、不与其他争资源。而对农民来说，种木耳或是种蘑菇，都比种粮的收益大很多，因此积极性也更高。要想促进增收，只有产业振兴这条路才能走得长远。对应这一理念，李玉早就提出了“农业工业化思维”这个高瞻远瞩的见解，并以实际行动帮助了很多深加工产业。

农业现代化，就是要发展智慧农业。而涉及木耳的产业加工，李玉会指着木耳大棚告诉人们，这种人工创造的智能大棚，就是通过人工结合的一种种植环境，这就叫食用菌产业的4.0。1.0是手工农法，2.0是机械化，3.0是自动化，4.0就是智能化。而这些发展也是李玉所追求的目标。不实现农业现代化，中国就不可能成为食用菌强国；虽然从生产量来说堪称食用菌大国，但作为农业的“芯片”种子，中国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却不多。这些实际问题让李玉强烈地意识到，农业发展必须要有所改革，才会有长远的发展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：“农业不是没有科学，不是没有高精尖的技术，而是需要有人去献身去付出去贡献才行。”

李玉做到了，正像他的导师周宗璜先生，当年从法国归来，一心想着科技救国；而如今的李玉，薪火相传，只为了国家富强，百姓幸福。为此不惜呕心沥血！

2021年，李玉获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，以表彰他在陕西柞水县扶持木耳产业的贡献。小木耳，大产业！而不断加入食用菌研究队伍中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们，以及加入他团队的老朋友们，比如崔成，同样令李玉欣喜。崔成退休后，便追随李玉，也成为一名食用菌专家。如今他被李玉派到贵州遵义的木耳基地，把在黄松甸种木耳的经验倾囊授出，让贵州的木耳产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。在崔成的带动下，一大批黄松甸人也奔赴在全国各地的木耳基地中，指导当地人种木耳。

李玉感慨万千：只有共同致富，一起建设美丽乡村，才能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。中国需要黄松甸这样的星火之火，可以在各个需要的地方点燃，一起照亮光明的前方。

李玉和黄松甸共同度过了欣欣向荣的岁月，而“第二个百年计划”已在路上，一代又一代的农人仍将共同奋斗，继续书写关于木耳、关于农业的美好传说……



南湖的荷

□塞北



每当荷花绽放时节，我就会多次走进长春南湖公园，走近荷塘拍摄荷花。

拍摄雨中的荷花、风中的荷花、映日的红荷，将那些风情万种风姿绰约的荷花摄入镜头。

岁岁年年花相似，年年岁岁花不同。一花一世界，一花是一首诗……

荷花之美，娇艳欲滴，活色生香楚楚动人。绽放的荷花展现出“沉鱼落雁闭月羞花”之貌，仿佛是一群穿着红色衣裳的浣纱女子，在接天莲叶中展现那风姿神韵，婀娜娇美，炫人眼目，任谁都会为之深深陶醉……

雨中的荷，虽然没有阳光下映日红荷的灿烂和光彩夺目，没有逆光中的意境深邃，却也浓淡相宜。她偎依在绿色的衣襟中含情脉脉，呈现出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景致，姿色令人倾倒，雨滴红荷会飘来阵阵幽香。

风中的荷更是楚楚动人，在轻风摇曳中营造出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意境。每一朵荷似乎都是一个故事，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和远方……

人们三五成群走进长春南湖公园，赏花观荷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他们与荷同框，与荷媲美，乐在其中，留下生活的美好瞬间。

图说东北